



灼艾餘集上

杜陽編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  
殿上曰為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  
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  
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  
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推狂寇真  
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惟慮  
一丸之仰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  
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伏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



以效命泣下沾襟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  
涯執相權逆跨蹇驢至京師索米餼舍經三十  
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  
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  
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  
為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族其命及涯敗露伏  
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  
人被執而腰斬之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

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日光可長數丈  
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  
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  
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  
縱容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  
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々而出麴蘖  
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同遊者俄  
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  
可留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  
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

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  
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  
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  
之術何難致哉

### 畜德錄

文皇忌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降平侯張信信艱  
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為邪 文皇大怒拔劍  
擊折信齒衣盡血清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  
事逆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  
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由守南  
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  
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炙水破甚  
恐公知召喻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  
之詠螭首詩後四句云昂々飽歷風霜古默々  
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  
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



水之廣集卷一  
三  
獨不為縣令所礼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  
之即擢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  
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  
聞文定卒而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己之變議者請  
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  
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  
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  
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

知公嘗語人為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  
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為尚書北還  
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  
撤去曰豈藉重於是邪

礼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  
天下貢士死者相藉請諭祭于郊祭畢自謂不  
能致防殃及賢俊拜於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  
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  
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

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損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託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傘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東山公當發戎氈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戎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礼不欲至戎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鉞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吳文定公寬為修誥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箚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荅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中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為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莫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奈何詒之明日

返命其實謝罪

何編修瑋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礼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有屈懾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箚結纓之類皆是平



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  
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  
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其慮靜春開  
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  
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  
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  
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  
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  
溺之意也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牛使錢如使水余曰  
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  
也乃若殺人如殺牛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  
濟然礼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  
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  
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  
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  
起輩矣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  
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



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来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来謂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来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間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来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塋其女矣玉

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且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閭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噐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謹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史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至為直行將去仕止久速

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  
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  
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  
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  
比之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  
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  
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  
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  
讀書之說夫子作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失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  
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  
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  
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  
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  
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  
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  
後世之甚者也蓋予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  
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  
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



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儀之俗不成士風  
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  
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  
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  
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  
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  
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  
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  
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  
不可以不知也

六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  
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  
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祖稅或主出納或主廚費  
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  
飯自辦蔬肉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  
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于廳擊鼓三疊子弟一



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  
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  
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  
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朱文公與慶国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  
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  
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  
仕官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  
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  
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  
出己下可以凌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  
傲慢縱恣觸事情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  
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  
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  
前輩受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  
子羽之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  
盖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  
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  
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  
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

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秉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後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台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  
昏日尋春不見春  
芒屨踏遍隴頭云  
歸來笑撚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  
亦脫灑可喜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  
都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庐州卽制光世頗  
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穎嚴諸軍忿怨統  
制鄴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  
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  
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  
瓊言事可成亡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  
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  
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  
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  
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味文公曰今時  
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  
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武  
也夫下以言語為孝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  
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  
鷲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  
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无垢曰既請  
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



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而不曾  
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  
醫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  
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  
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  
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  
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  
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  
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鉛刀為鋤東坡云  
變丹青於玉瑩方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  
如此豈不可哀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  
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  
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  
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  
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  
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  
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  
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



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  
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  
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  
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  
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  
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  
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  
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綠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逕野水細  
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  
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  
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  
野人間園養坐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  
詞近作一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譁浪  
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

創制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  
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了青霄  
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  
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  
尤深長也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  
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  
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  
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  
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  
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  
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  
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  
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  
籬槍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  
回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斃已  
爛斷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  
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群蛙  
自以為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  
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

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亡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大小為強弱哉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思實欲邦國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尔俸尔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胥民血空教適官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而求盈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日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畧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搗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



舉違天悖人可取後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  
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  
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  
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

二

趙昌父云古人以孝為詩今人以詩為孝夫以  
詩為孝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  
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契精神於無用矣乃  
若古人亦何嘗以孝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  
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孝也而其言  
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  
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  
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  
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  
樂天之詩曠達間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  
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  
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之地涎出可謂能窺  
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  
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為而  
已此論得之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烏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

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  
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  
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  
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  
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  
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  
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  
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  
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受名湘人苦  
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  
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  
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  
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埭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

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  
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  
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  
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  
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  
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  
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  
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  
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者詳其或書生貴  
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

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  
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  
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  
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

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  
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

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遠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迹，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



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  
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  
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  
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  
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礼不敢為非  
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  
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  
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  
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  
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惧其不日而為小人之  
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  
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  
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  
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  
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  
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  
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

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  
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  
効切嗟於朋友云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  
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  
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  
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  
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  
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  
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  
而退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  
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  
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  
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  
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  
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  
行之

揚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  
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纒三四  
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  
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  
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  
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  
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  
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  
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  
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  
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  
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  
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閭閻之利  
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  
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  
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  
窮兵嗜殺而以麩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



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  
鍾山日辛若區區活數魚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  
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  
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  
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  
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  
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  
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  
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  
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  
下嘖嘖皆為利來吁可哀也哉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  
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  
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  
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  
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  
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會誅一不循律

則威振矣不必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齊東山之詩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師擇將者則何以哉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雲民介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於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歛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我來栽柘勝栽花閑非閑事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

猪羊湍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  
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  
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鼂夷中之詩矣寧復有  
此氣象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  
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  
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  
為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  
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

昂退逮彥俊至中書叱責之有申屠嘉之遺意

近代名臣錄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林莊  
敏公聰時在刑科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  
激不肯署名事不能阻而人諒其忠未幾遷吏  
科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  
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  
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  
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  
連名置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聰至



死邪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使問之  
濬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 帝始知  
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選國子學正成化間  
歷官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能  
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忤權倖士論殊  
不直之交聰縮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  
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遇  
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項襄毅公忠為廣東按察司副使時按部齊州  
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  
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  
家被掠者盡釋之  
程襄毅公信嘗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蠹  
興三營大將聯疏謂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  
以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  
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  
許人知自今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  
聞朕有驚而馬不給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  
兵部俱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及兩掌兵政  
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與錢

谷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  
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休征貴州時  
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  
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  
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  
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以為此古名將之心名  
臣之言可以為後法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  
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  
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  
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  
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  
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听舌而退即日撤去  
西廠公後致仕歸比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  
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  
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  
廷妄殺一人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  
難得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  
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  
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  
官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矣  
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期中舉中  
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  
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  
有過時杆格之患蓋識見踐履必薄規為必  
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  
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  
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曰  
然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  
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間過二  
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  
言也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  
朱冕全軍覆沒 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  
不自自達乃告學士曹鼎張益宜從紫荆關返



彘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荆公以  
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總四十餘里耳蓋竟從  
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三  
千餘人奉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  
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  
姻媿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  
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  
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  
所獻瑄尤効力及如約以賄往虜咲不應竟擁  
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殘之餘常恨馬少步卒  
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網等法  
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  
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  
十賊傳以為神云

僉都御史齊公明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  
早間亭逍遙其中詔起捕閩賊賦承詔出早間  
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  
將卒題絕句云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  
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

一對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  
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  
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  
過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  
肯抑心依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  
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公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  
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公但  
令讀書自力無他求劉忠宣公大夏嘗云予在  
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  
來

秦襄毅公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  
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  
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  
其賞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  
廉詞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  
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

獨與抗礼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  
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  
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  
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上釋之

丘文莊公濟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  
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  
碩師初見論駭之已而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  
及此者嘗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  
當著其不軌之罪公曰己已之變微于公天下  
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

良以為然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  
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  
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  
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  
黜者所黜之人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

天順初楊公瑄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群  
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



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禁穿連  
見祥亨二兒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刻之  
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  
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亮罪狀  
明甚天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  
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  
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成餘多貶奏上會京  
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  
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成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

謂公宜詣一亮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成廣  
西南丹居五歲二亮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  
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  
察副使巡視海道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  
犯邊公時在杭察竅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  
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  
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  
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  
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者浙江按察使楊公瑄

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  
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  
星不明因勸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  
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  
鄧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  
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  
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雲霧交  
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  
為下判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  
又疏之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古候得火星入太  
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  
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尔何  
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  
行至懷慶卒於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尸  
葬之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祀科  
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  
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  
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彭惠公公韶為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

坊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會有  
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公至其地環  
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曾  
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  
公上旱則資污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  
污下安有空間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  
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  
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  
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帝顧左右曰  
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邪立却其請

大同缺馬馬端肅公在兵部請給折糧銀市之  
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時戶部尚書周  
文端公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  
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切上為改  
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清寧宮災方議建修  
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  
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  
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  
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  
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



遼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  
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  
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  
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  
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  
地獻為東宮庄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  
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  
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  
詞使知其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

罪既據法施之無敢偽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  
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  
信我請托覬覦此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  
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  
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  
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獻為皆公無私故  
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  
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歎曰此正不善讀書  
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冢宰去位衆望咸

屬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  
惧而退公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  
歸處杜門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  
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書揭屏間曰客  
至留饌儉約適情穀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  
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  
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侍郎黃公孔昭為文選郎中時持選法最慎汲  
汲以人才為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  
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  
以濟事自項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  
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  
所得必書於冊往者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  
薦於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  
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  
不可時既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  
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劉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  
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  
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挫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

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朝鮮使者  
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  
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鵲關  
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  
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  
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遣  
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  
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之輒效時  
右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  
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猶迫促不已乃自求尋  
出為福建參政初公郎中秩滿三載朝中諸老  
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  
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  
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  
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  
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皆崇重何為不  
可但恐人員官耳後為大司馬日嘗言今日所  
以至此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  
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



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  
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  
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  
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  
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  
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  
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糶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  
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  
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  
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糶無處  
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  
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朝  
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  
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  
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  
曰先朝李致省可為鑒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  
事豈致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  
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

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  
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  
稱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為叅政布政  
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  
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  
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  
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  
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登  
額不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  
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

足以當之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  
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  
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曰  
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  
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  
乃不果增又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  
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  
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  
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

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論之論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孝廟首登大宝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彛輪侍庶吉士鄒公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怒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

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識之初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出万安刘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刘槩御史湯彛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彛等來往相會或論經



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較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  
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  
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无儲  
蓄之具訟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辞疾  
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  
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寫  
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尽事垂青史空誰真  
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辞朝詩有  
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

溢於言表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旧  
隘居者輒病訟當下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  
地際此民窮財匱而為我造新衙門乎第令加  
葺於後堂檻下隱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  
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寺語識者以為公  
抗節死難之兆云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鞏  
以母喪服除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  
田為生太拙鵠夷馬革自許何患盖有志於狗

國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  
上下以為憂輩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  
擅權無敢指及之者輩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  
以兵為戲尤狠傲詎無人臣礼外挾边卒内擁  
兵權騎虎之勢不乱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寘  
之死遂下詔獄连跪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  
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  
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未  
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  
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  
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遠不屈挺立受刑覩者壯  
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  
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  
今果然矣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城府閉門讀  
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  
夫孝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  
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  
我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闔外

者數年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遼東人驚疑思亂義州  
先祭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  
東街驚賀老爺給事中賀公欽也鄉人以告遂  
請先生往抚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閭足  
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  
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  
既知悔即不殺人便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  
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皆皆  
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俸勘  
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  
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  
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  
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  
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  
城中不傷一人

冊鉛餘錄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覩其評論古  
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  
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慙也乃列之名臣錄稱



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  
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  
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  
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文公解之曰善之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  
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  
此惡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  
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  
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  
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  
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  
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  
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  
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  
名之為盆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  
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二千餘  
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  
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  
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

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廡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

斃卜官讚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克造盪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北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北法又奇矣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

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蒲芬

艾榮寧載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夫

古今一揆乎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

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

之捷來措直木先伐其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

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水

投水則沉以塗投塗則陷詩曰載昏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文者

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

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

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鯨之

域也傑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

賴之故曰善用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

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

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餽之也



松窗寤言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絕為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已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污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

也乘言僭竊也拙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賀醫閭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何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林方館集上

五

